

语笑嫣然◎著



2010 年花火工作室
倾心打造《飞·魔幻》火热连载

古言天后语笑嫣然挑战新古典言情巅峰

再掀阅读狂潮的新古典言情·绝色宫廷系列4

比《金枝欲孽》更狠辣的钩心斗角，
比《后宫》更细腻如丝的文笔情愫。

美人夜来

深宫

她蕙质兰心，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他丰神俊朗，是帝王倚重的臣子。
身份隔阂，却情定今生，一个是宠妃，一个是重臣，世回哪得双全法，
不负君王不负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深宫

美人夜来

语笑嫣然◎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语笑嫣然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宫·美人夜来 / 语笑嫣然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13-3604-4

I. 深… II. 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688 号

深宫·美人夜来

责任编辑 杨学会 王晓娣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李 嵩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小 狮 夏玉琼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194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604-4

定价: 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第一章 瑶台仙境	001
第二章 七日余香	013
第三章 美人夜来	025
第四章 案中谜情	037
第五章 火珠龙鸾	049
第六章 绯色胭脂	059
第七章 金缕玉带	073
第八章 古刹灵隐	083
第九章 天衣无缝	093
第十章 倾国倾城	105



第十一章 深宫暗涌	117
第十二章 灰飞烟灭	133
第十三章 关情关心	145
第十四章 红衣先生	157
第十五章 绝处难生	171
第十六章 山雨欲来	183
第十七章 彷徨之乱	193
第十八章 春闺残梦	205
第十九章 破茧成蝶	217
第二十章 清冷时光	235
寂寞深宫深几许	249

第一章 瑶台仙境



“薛灵芸，常山籍，父亲为赞乡亭长，出身并不富贵。亦少读书，最擅长的就是织补刺绣一类的女工活。说来，就是容貌较为出众的一个普通乡野女子罢了。”



迎亲的队伍，停在江畔。

自船头远远望过去，一派华丽。那顶篷上着五彩琉璃珠的，散发着浅金色夕阳般的柔光，大约就是安车吧。

果真名不虚传。

但见那镂金的花窗半开半闭，隐约透出鹅黄的薄纱，车毂绘有精细的花纹，车轳前有龙凤图样的装饰，俨然一座袖珍的宫殿。而驾车的牲畜，据闻是尸涂国所进贡的骈蹄牛，毛为青色，可日行三百里，疾如马，稳如驴。待乘上去，才晓得车身四周还挂有百子铃。那铃儿叮叮当当，随着队伍的一路前行，发出欢快的声响。

这样隆重的场面，老百姓们更是好奇。常常有围观的人立在道路两旁，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清楚安车内的女子究竟是什么模样。路人甲说，她的容貌可比褒姒姐己，倾国倾城，令当今的天子一见销魂；路人乙说，她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花了大量的金银疏通，才得到入宫资格；这时候路人丙便摇头，摆出一副百事通的姿态，道：“薛灵芸，常山籍，父亲为赞乡亭长，出身并不富贵。亦少读书，最擅长的就是织补刺绣一类的女工活。说来，就是容貌较为出众的一个普通乡野女子罢了。”

沿途的议论，薛灵芸都只当耳旁风。没有什么比宣泄自己离乡背井阔别亲人的忧伤更重要了。她怀里捧着父亲赠她的玉唾壶，眼泪吧嗒吧嗒的，直落进壶底。

缥色的壶，壁上有雕刻的杜鹃图样。

薛灵芸用纤纤柔荑抚摩着那粗糙的纹理，总是想，杜鹃啼血，会不会也如她此时此刻这般凄凉？

但感伤与现实总得各自放一旁。皇上的盛情与宠幸，自安车迎亲的时候起，薛灵芸就摆进了心里。她是皇上钦点的美人，封衔虽小，但排场却大。前来

传旨的郡守大人说，入宫之后一旦得皇上宠幸，最起码也是要封个修容或昭仪的。

还说，后宫佳丽成群，皇上却从未如此铺张地迎娶任何一位妃嫔，足见他对你的重视。这全赖你模样生得好，眉眼间有甄妃的神韵。皇上对甄妃的痴迷，普天下有谁知道。你仔细想，若你也能像甄妃那样，定是不枉此生了。

呵呵，像甄妃那样，谈何容易。

薛灵芸一想到这里，蹙了眉，回顾自己的出身经历，大约是没有哪一项能及甄宓的百分之一吧。甄宓是与大小乔齐名的美人，蕙质兰心，五韵精通，其才情与胸襟更非普通的女子能比。关于她的传闻在民间已经太多太多，几乎是有褒无贬，想必这世间再也不会哪个女子能与她比肩，享有万人景仰的殊荣了。

而自己呢？

只不过是命运的安排下糊里糊涂地走上了这样一条路。没有青梅竹马的恋人，无须生离死别，仅仅是舍不得父母亲人，对那未知的前途心怀忧戚。所以哭，只能哭。也反复地提醒着自己，到了洛阳就应当笑，笑靥如花，笑着叩谢皇恩浩荡，笑着去为自己在后宫谋求最安逸的生存方式。这应当是一种妥善的处理态度吧，何谓委屈，何谓甘愿，何谓幸福，统统都抛开了。没有办法去计较了。那些都是云端的雨，是俗尘的风，摸不到，握不牢。剩下的，只是这实实在在的躯体，也许，她真的即将不属于自己，而成为那华丽的坟墓里一道腐朽的暗影。

想着这些，分明是想替自己宽心，排解那难受的五味杂陈，但薛灵芸反倒哭得更厉害了。

好像生生地要把那安车都哭裂。

天色渐渐暗了。

风声呜咽。

安车进入洛阳城。

沿途的香草气味犹在，百子铃依旧叮叮当当。薛灵芸轻轻地抹开了眼角最

后一点泪，推开花窗，外面是凌晨安静的夜色。

这时候，只见一根根的红烛，排列在道路两旁。那些跃动的火苗笼罩着整个洛阳城，自己犹如行走在除夕的烟花里，又或者是绸布的灯笼海。薛灵芸惊得呆了，随从讨好地笑言，这也是皇上的意思，其实自城外十里起，就开始这样布置。

再行了一段路。

抵达皇城。城墙上同样是红烛高照，一眼望去犹如传说中的瑶台仙境。薛灵芸越发痴醉。虽然眼睛里还布着血丝，但又忍不住微微张开了嘴，露出欣喜的笑容来。目光仿佛是江河倾泻难收。可看着看着，又突然怔住。

在最高的一座塔楼，顶层有几支蜡烛被风吹灭了，因而能看见清晰的缺口。而那个缺口里，竟然显现出两个模糊的影子来。他们先是贴在一起，而后又分开，看上去，就像其中的一个人将另一个人像铁球似的抛落下去。

落下数十米高的塔楼。在黑夜里，如死亡的陨星。

薛灵芸吓得大呼停车，指着塔楼说你们有没有看见那边楼上有人掉下来。两旁的侍卫皆茫然地摇头。薛灵芸急道：“我是真的看见了。如此骇人的事情，谁都不能袖手旁观是不是？还请你们将安车绕过去探个究竟吧。”

从宫里出来迎接的太监贾公公道：“薛美人入宫的行程早已拟定，哪条路可以走，几时走，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小人做不了这个主，这会儿，按照皇上的意思，必须在戌时以前将美人送至叠香园。那是皇上吩咐暂时给美人居住的。”

“哦。”薛灵芸悻悻地应了一声，再望一眼那塔楼，又坐进了车内。可心里总是想着，非常不安，仿佛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那个坠落的影子。而出乎意料的是，等到安顿妥当了，才有消息说皇上并不在洛阳宫里，而是携着皇后到了许昌。

归期不定。

薛灵芸并未在意，将父亲的玉唾壶摆放好，就在叠香园里踱了一阵，然后打量起头顶那片幽静的夜色来。

睡也睡得浅。仿佛是床板太硬，锦被太软，枕头又高了，连帐子的颜色都那么刺眼。翻来覆去，发红发黑的眼圈颜色又深了一层。

翌日。

叠香园静悄悄的。只有几名安排过来伺候薛美人饮食起居的小宫女。她们见了她，机械地行礼，脸上就像贴着一成不变的油彩画。薛灵芸心道无趣，实在闷得慌，想自己在常山的时候，无拘无束，做任何事都看几时兴起，也不用顾礼仪，而周围的人总是和颜悦色，纵然有什么，都率性地摆在脸上，怎么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在平和的表象下，压抑着激流暗涌，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她便又想起昨夜塔楼上掉下去的人影，将眉眼轻轻一挑，索性走出叠香园，凭着记忆，寻那塔楼而去。

皇宫里，满眼的陌生。

那塔楼看上去像是这里最高的建筑，有些残破了，檐角有蜘蛛网和生锈的铜铃，瓦片也稀稀拉拉。周围的地面，还长起了荒草。隔很远才有一条阁道，巡逻的士兵鱼贯而行。

薛灵芸在塔楼底下徘徊着，这时候她已经分不清当时的人影是从哪个方向落下来的了。她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在侦察某起悬疑事件，那坠楼的人是谁？另一个黑影又是谁？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是暗杀吗？原因为何呢？等等。这些念头在脑子里，就像昨夜漫天的烛光一样跃动，薛灵芸开始有点血液沸腾的感觉。

对了，血液——

这个时候薛灵芸正好看见近处的草丛有一摊风干的血迹。暗红的，混着泥沙凝在枯黄的草茎上。她俯下身去看，突然嗅到一股似茉莉又似檀香的气味，那应该是女子所用的香粉或香囊才能发出的，只是过于浓烈了，若是一次性全都用在身上，只怕反而会将周围的人熏走。再仔细看，密密的草丛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隐隐地透出金属的色泽。

那是一块令牌。

令牌上，刻有“黄初”、“羽林骑”等字样。薛灵芸知道黄初是如今的年号，而羽林骑，应该是令牌主人的身份吧。只是，这宫里最多的大概就是宫女、太监和羽林骑了，成百上千个人，怎么能知道丢了令牌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薛灵芸尚没有成形的激动，瞬间消退。她将令牌用手绢包起来，揣进怀里，本想沿着原路返回叠香园，可她似乎迷路了，走到御花园，看见假山池塘，曲径通幽，但偏偏就是分不清它们各自连着哪里。她有点沮丧，像游魂似的荡来晃去。

经过一座重檐的圆亭，薛灵芸看见一群穿白纱的女子，娉婷袅娜，站在圆亭外的空地，排得整整齐齐的，跟在一位穿着桃红色华丽宫服的女子身后，学着她的步伐和动作起舞。圆亭里是宫廷的乐师，或站或坐，吹拉弹唱，将一支轻快的曲子演奏得淋漓尽致。

那场景着实吸引人。

薛灵芸不由得轻笑起来，站在走廊的转角，目不转睛地看着。曲终时，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宫女们轻盈的舞姿喝彩，还是欣赏乐师精湛的技艺，她都忍不住拍了拍掌，就像以前在家乡看见惊险的飞刀绝技一样。

“啪啪啪——”

那三两下掌声余音还在，却听见脚下一阵碎裂的声响。低头看，原来是不小心碰翻了栏杆上一盆紫色的秋兰。花盆的碎片和泥土散落一地。顿时，亭内亭外的人目光整齐地转了过来。薛灵芸有些窘，吐了吐舌头，赔笑道：“对不起，我不想打扰你们的。”

说罢，听见一声冷笑，那领舞的女子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一干宫女亦紧随其后。她道：“这沿路栽种的，可是莫夫人最心爱的兰花，你竟打碎了它，哼，莫非是向天借了胆？”

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初遇。

薛灵芸对面前嚣张跋扈的女子实在没有好感，看她不仅说话的时候带刺，骨子里的风骚更是惹人厌烦。但薛灵芸不想多生事端，便低头看了看倒地的秋

兰，莞尔笑道：“只是盆碎了，花还是活的，我重新栽种了，再还给你就是。”

话虽这么说，可心里气不顺呀，好像不宣泄出来就会窝出一身的病，于是她又脸带戏谑地道：“哦，不对，不是还给你，是还给那位莫夫人。你不是莫夫人吧？”

“啪！”

竟然是一个耳光，火辣辣地落在薛灵芸的脸上。其中一个宫女幸灾乐祸，嬉笑道：“哪来的这么不知死活的丫头，竟敢顶撞陈昭仪。”

陈昭仪？

薛灵芸虽然刚入宫，不熟知宫中人事，但她也晓得昭仪是比自己的美人头衔高出了好几个台阶的。再看这女子，一对狭长的丹凤眼，漆黑的眼珠似桂圆核，再描上细长的眼线，那瞳孔里射出来的光尽是不饶人的凌厉。桃腮粉脸，薄薄的唇，尖削的下颌，也是一张标准的美人脸。眼角芝麻般大小的黑痣，虽然突出，却恰好反衬了肌肤的光洁无瑕。她上身着浅粉色带月白暗纹的对襟衫子，宽大的袖口用白色绸缎做出明显的镶边，下身着一袭桃红与浅粉相间的条纹长裙，将纤细的骨架子衬托得极好，腰间系霜色的帛带，且垂着一块镂空的玉，想必也是价值连城。从她身旁趾高气扬的宫女口中得知，她是后宫较为得宠的几名佳丽之一，姓陈，名尚衣，最善歌舞，因而颇得皇上的欢心，去年此时，便封了昭仪。

薛灵芸知道，纵然自己有再多的不服气，大概也只能忍了。可是这会儿要她向这位陈昭仪行礼也是不可能的。她索性置若罔闻，蹲下身去，打算将兰花和着一点泥土捧起来。谁知道陈尚衣凤眼一瞪，竟咬牙切齿地对着薛灵芸踢了一脚。那一脚踢得薛灵芸膝盖发麻，整个人都斜着扑倒在地上，只觉手肘的外侧一阵冰凉，竟是给花盆的碎片划出了两道口子。

分明是无心，还先道了歉，又承诺会重新栽种这盆花，完璧归赵，凭什么自己还要挨这女人一耳光？一耳光不够，还附加了拳脚，不仅摔得狼狽，还疼得要命。想到这里，她的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却还是倔犟地咬着嘴唇，皱着眉，压抑着肩膀轻微的震颤。她想，她虽然出身并不富贵，可在家的時候，爹娘和众位长辈，哪一个舍得如此待她。若是因这所谓的身份高低就委屈了自己，那可着

实不是她入宫的目的。于是她便再一咬牙，将那些快要决堤的眼泪都吞回了肚子里，然后猛地站起来，手里抓着一把泥，霍地朝着陈尚衣砸去。

陈尚衣自入宫以来从未遇见有人敢这样羞辱她，被狠狠地吓了一跳不说，原本她就娇生惯养，更加受不得这些秽物，气得哇哇地跳着脚，随即扑过来撕扯薛灵芸的衣裳。两个人稀里哗啦地扭成一团。周围的宫女们慌了，一窝蜂围上来，好不容易将她们分开，有的为陈尚衣擦脸整髻理衫，有的试图劝阻两人，更有的索性就代替了陈尚衣，对薛灵芸又是辱骂又是拉扯。

这时候，传来一声喝止。

“住手！”

回廊的那端走过来一个人。

薛灵芸忍了疼，怯生生地抬头看。只见那款步而来的男子，看似近三十的年岁，气质成熟，已完全不见稚气，仅仅是一个举手，一个蹙眉，也难掩其优雅和绰约。那份庄严，不怒自威。周围张牙舞爪的宫女们顿时也都噤若寒蝉。他的身份并不难猜。像这般俊朗斯文，能够将刚柔并济很自然地融于一身的男子，除了曹家文武兼备德智过人的三公子，还能有谁。薛灵芸没有想到自己入宫还没来得及面见当今的天子，却反倒先看见了传言中另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曹植。

薛灵芸的身子也不疼了，火辣辣的暴躁情绪都在一个温柔的眼波里收敛。她有点失态地看着曹植，毫不遮掩自己灼灼滚烫的目光。曹植似乎也意识到那目光的唐突，好像自己就是那月宫里的玉兔，掉进了什么猛虎豺狼的洞穴，他有点尴尬，回看薛灵芸一眼，眼神里隐约有求饶的意思，似是想要拿布把自己遮起来。薛灵芸的脸刷地红了，赶忙将头低下，一颗心简直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在未入宫以前，有关曹氏兄弟和甄宓之间的传闻，在民间早已传得轰轰烈烈。虽然其中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也因为传来传去而失了本真，但薛灵芸却是字字句句都记在心里的。曹植的才情横溢是她敬慕的，曹植的深情无奈是她痛惜的。

而甄宓，那个传说中足可与大小乔媲美的女子，她貌若天仙，心似菩萨，聪慧机智，英勇无畏。她与曹植心有灵犀，无奈先帝硬是将她许配给了其大哥曹丕，亦是如今的天子。

甄宓因此被迫与曹植分开。

他们的感情是发乎情止乎理的，是心灵的契合与思想的交流。他们就像观音座下的金童玉女。很多人都觉得惋惜。尤其是曹丕霸道鲁莽的武夫性格，更加不衬甄宓的温婉和才情。后来宫中屡屡传出甄宓与曹丕不和的消息，不久后，曹丕将甄宓贬至邺城，最后，因甄宓那首讽刺怨恨的诗以及木偶诅咒的事，让曹丕彻底恼怒，赐了鸩酒，将其毒死。

这不是神话，却胜似神话。薛灵芸初闻的时候，听得满脸是泪。她仿佛可以看见曹植为情而伤的憔悴寂寞，她恨不得自己可以变成他身边最低等的仆人，为他递一方拭泪的手帕，或者，为他斟一杯浇愁的烈酒。

而现在，他就在她的面前，用那么温和的眼神凝望着她。她总是忍不住抬头看他，看过又觉唐突，便又将头慌张地低下，然后，再抬头。反反复复。

此时，曹植喝止了这场荒唐的殴斗，陈尚衣再泼辣，也不得不作罢。而她的蛮横在宫中早就尽人皆知，反感她的人，很自然就会将心思偏向另一方。曹植看着薛灵芸狼狈的模样，微微俯下身来，伸手将她扶起，问道：“你没事吧？”

薛灵芸笑道没事，可伤口的疼痛却忽略不了。她无意识地将手护在胸前，发出细小的呻吟。曹植便勾起了嘴角，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道：“赶紧擦擦吧，伤口沾了泥，容易溃烂。”可是看她含胸弓背的委屈模样，不由得心生怜惜，索性就自己动手，一边为她将伤口的污血轻轻地抹开，一边问，“你怎能跟陈昭仪起冲突呢？难道是新来的宫女不知道她的恶名？”

薛灵芸一听恶名两个字，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道：“这可不像侯爷您应该说的话。”曹植一愣，他没有想到区区一名宫女也能够如此大胆地与他说笑，他不禁想起甄妃，年少时的她，似乎也是这般天真率直的模样。

心中又是一叹。

但早已习惯了压抑自己感情的他马上一脸微笑地道：“这也不是一个宫女应该说的话。”薛灵芸扬了扬眉，咂嘴道：“我不是宫女。我是新入宫的美人。”

“啊——”

曹植突然有如被针刺了一下，抽回手，惊愕道：“你就是那从常山来的女子？”薛灵芸只道自己竟有了些名气，就连鄆城侯也晓得她入宫的事情，心中窃喜，点头道：“我叫薛灵芸。”

可是，话至此，就再没了下文。

曹植慌慌忙忙地走了。薛灵芸怔了怔，看那背影，总觉得带着恐惧和逃离的意味。但为什么呢？自己可不是洪水猛兽，亦非鼠蚁蛇蝎啊。

凝神间，她蹙着眉，握紧了染着血渍和污泥的手帕。

